张恨水作品外文译本述略与翻译出版模式探究

宋海东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曾经直言：“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视、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1]而这指的仅仅是中国文坛的怪象，在世界文坛这个平台上，张恨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无法与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莫言等巨匠分庭抗礼，即便是与白先勇、姜戎、冯骥才、古华、贾平凹、苏童、卫慧等当代作家比较，也有相当距离。在非华语阅读群体中，当前的问题并非是张恨水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而是对他个人及其作品缺乏最基本的认识。

张恨水作品译出活动有什么样的历史与现状？身处21世纪，走何种路径才能使张恨水作品最大化地让境外受众接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归纳及比较，探求张恨水作品对外译介的适宜模式。

1、张恨水作品译出活动概述

张恨水作品的外文译本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迄今已有大半个世纪，却始终停滞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未引发译出活动的热潮。目前笔者所知所见的相关外文译本有12种，现分类介绍如下：

1.1 全译本3种：《满城风雨》《白蛇传》《平沪通车》

张恨水作品最早的外文译本是《满城风雨》。小说共十回，约20万字，通过描写大学生曾伯坚被军阀部队强行拉夫后从事秘书、县长、敢死队队长等职位的遭遇，凸现军阀混战以及洋兵横行霸道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该作于1931年1月18日至次年10月8日首发于北平《晨报》，最早的单行本于1934年11月由岭南图书馆出版，同年3月又由上海大众书局再版。1939年，一位叫山悬初男的日本军人把《满城风雨》翻译成日文，交日本东京冈仓书房出版，书名更改为带有侮辱性的“支那的自画像”。译作保留下原著关于军阀混战的描写，但删除了中国民众自发组织的敢死队抗击外敌的情节。这位译者写有一篇序，称从未走出国门的张恨水“作为一个留学生来过日本学医，因为他留学过日本，所以他非常熟悉日本军队的优秀性，这点从这本书里也容易看到”，无耻地将一部抗击外侮的小说侮蔑为汉奸文学作品。总体上讲，《支那的自画像》对原著《满城风雨》虽有删节，但幅度不算大，主要人物及故事情节尚存，基本上可以算作全译本。

1954年，张恨水根据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改编出中篇小说《白蛇传》，共18节，约11万字，次年1月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1956年即昭和31年7月，日本河出书房出版了该作的日文全译本，书名更改为“白夫人の恋”即“白夫人之恋”，译者为日本著名汉学家常石茂（曾参与翻译日文版《红楼梦》《聊斋志异》），共201页，为特殊的36开本。书的封面是许仙与白娘子深情拥抱的画面，服饰打扮极日本化，艳俗得很。

《平沪通车》是一部约9万言的中篇小说，14章，首发于1935年，连载在当年1至12月出版的《旅行杂志》第9卷第1号至12号上，1941年10月由上海百新书店出版单行本。作品叙述民国时期银行家胡子云在平沪列车上与摩登女骗子柳系春相遇，导致十几万巨款不翼而飞，最终精神失常的悲剧。1997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作的英文译本。译者为William A.Lyell。作品译名为“SHANGHAI EXPRESS”，可译作“上海快车”。书为小32开本，259页。该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图文并茂，不仅配有多幅版画插图，还有一张北平至上海火车线路图；二是后附有张恨水作品及生平介绍、译者后记以及26条注释，其中张恨水作品及生平介绍长达数千言，详尽地评述了他的文学成就、创作风格，对他与鲁迅、老舍等作家的关系以及他的三段传奇婚姻也详加叙述。书的售价不菲，为12.95美元。

1.2 节译本8种：英文版5种，日文版3种

首先介绍英文文本。张恨水194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是较早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一部文学作品。据作者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回忆：“这书在美国听说有节译本，发表在报上。”在香港刊物《译丛》上，也刊登过萨威伯夫人用英文节译的张恨水小说代表作《啼笑因缘》。这位女士还节译过另一部张恨水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谭景辉，也曾以英文节译张恨水创作的杂谈集《水浒人物论赞》和长篇小说《巴山夜雨》。1987年，王晓薇所著《DEPARTURE AND RETURN——Chang Hen-shui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分离与回归——张恨水及其小说）》由Joint Publishing Co.(HK)出版。书中既引用了《我的生活和创作》《写作生涯回忆》等张恨水的自传，也引用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巷战之夜》《热血之花》《夜深沉》《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中长篇小说的文字，共计70余处，一万余言。

日文版有3种。2002年4月，旅日学者高建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专著《张恨水的生活和创作》。据作者在《后记》中交代，该专著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之前分别以单篇发表在名古屋大学的日文学术刊物上。这两章的研究主体分别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文中引述了《金粉世家》的13段原文和《啼笑因缘》的7段原文，还引用了张恨水的回忆文章《我的生活和创作》和《我的小说过程》的原文，引文接近一万字。在中国书店1990年4月10日初版的日文版《樋口进先生古稀纪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中，编入了笠征所著《张恨水和他的作品》一文，也引用了张恨水笔下的多段文字。

1.3 改编本译本一种：《夜深沉》

长篇小说《夜深沉》不属于公认的张恨水代表作，近些年却颇受陈子善、杨义等知名学者推崇。小说是以北洋军阀时代的北平为背景，讲述马车夫丁二和与歌女杨月容的情感纠葛与不幸遭遇。本世纪初，编剧柯长河将该作改编为12集电视连续剧，不久导演李文化便将这个文学剧本改写为分镜头剧本。随后，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处工作人员鲁津又将分镜头剧本翻译为英文，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8月出版。

2、张恨水作品外文译本解析

有必要对各种张恨水作品外文译本的文本形态、种类和出版动机进行一次梳理归纳乃至分析。

2.1 语种

就语种而言，张恨水作品译本仅有英文和日本两种，其中英文版9种、日文版5种，而鲁迅、巴金、老舍、莫言等作家作品至少有十个语种以上的译本。换言之，张恨水作品远未全面走向国际化。

2.2 译本完整性

从译本完整性方面讲，节译本占据的比例相当大，全译本少之甚少，真正的全译本只有《白蛇传》《平沪通车》两种。通过一些支离破碎的节译本，读者显然无法真正领略张恨水作品的艺术魅力。

2.3 译本体裁

就译本体裁而言，无疑是以小说为主。如上所述，包括长篇小说《满城风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巴山夜雨》《夜深沉》和中篇小说《白蛇传》《巷战之夜》《平沪通车》《大江东去》《热血之花》等11部，其中《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巴山夜雨》《夜深沉》均系张恨水的代表作，是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作品。可惜的是，这些代表作并非全译本，根本无法“代表”。作者自传次之，有《写作生涯回忆》《我的生活和创作》和《我的小说过程》3种。另有散文集《水浒人物论赞》和少量诗词楹联，其散文代表作《出窗小品》却无人问津。不单单张恨水的散文如此，中国散文的外文译介普遍非常少。对此，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卜立德（David Pollard）认为，一是因为散文的个人风格突出，难以翻译；二是散文声誉在欧美文学体系中呈不断下降之势。[2]

2.4 作品题材

站在作品题材的视角分析，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居首，《巷战之夜》《大江东去》《满城风雨》等战争小说和《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小说次之，《平沪通车》《春明外史》等社会小说再次之。当然，《大江东去》《春明外史》等小说亦富含言情小说成分。

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境外受众，有必要推出不同题材的译作。如日本读者适合于欣赏《剑胆琴心》《水浒新传》《水浒别传》等历史题材小说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秋江》《磨镜记》《孟姜女》《凤求凰》等根据民间传说及传统戏剧改编的小说，欧美读者宜于阅读《五子登科》《纸醉金迷》《银汉双星》《蜀道难》等情节紧张刺激的都市题材小说和《北雁南飞》《秘密谷》《玉交枝》《燕归来》等充满神秘东方乡土文化元素的作品，韩国读者似乎更宜于阅读《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天上人间》《夜深沉》《石头城外》《如此江山》等言情小说。

2.5 出版动机

从出版动机上区分，大致有商业牟利、政治宣传、学术研究等种。《白蛇传》《平沪通车》属于为赚取商业利润而诞生的译本。《白蛇传》的故事在日本耳熟能详，此类书不愁买家。《平沪通车》带有侦探小说色彩，篇幅长短适中且节奏快，女主人公心如蛇蝎且冰雪聪明、美艳如花，是一部能够让美国人掏钱包的快餐小说。《满城风雨》《大江东去》的出版与政治气候有直接关系。前者在被异化后畅销于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大江东去》则在同盟国之一的美国被当作反对法西斯的良好宣传品。《DEPARTURE AND RETURN——Chang Hen-shui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分离与回归——张恨水及其小说）》《张恨水的生活和创作》《张恨水和他的作品》《电视连续剧〈夜深沉〉分镜头剧本及英译》中的译文，则纯粹是由于学术研究的需要。

出于学术研究需要而诞生的译文阅读面狭窄，普通读者无缘接触。带有政治宣传目的的小说大多昙花一现，难以取得持续效应。我们迫切等待的，无疑是《白蛇传》《平沪通车》这样的通过商业运作出版的译本。

3、张恨水作品翻译及出版路径初探

在世界文坛，知名度最高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当数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莫言五人，而他们恰恰是作品外文译本最丰富的五位中国作家。他们尤其是鲁迅、老舍、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模式，或许亦适用于张恨水。

3.1 鲁迅模式：政府搭台

鲁迅作品能够在国外广泛传播，渠道及手段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当数政府出面充当推手。新中国成立后，负责对外翻译出版的有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杂志社（后更名为“中国文学出版社”）这两家官方机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大量鲁迅英文译本，不仅有四卷本《鲁迅选集》出版，还有《阿Q正传》《鲁迅短篇小说集》《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小说选》《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呐喊》《彷徨》等。这些译作，原本是政府为向国外推介鲁迅作品而不计成本印行的，但由于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文准确、优美、流畅，使得发行量大多较高，仅《阿Q正传》的总印数就达十余万册，外文出版社意外地赚了一大把。此外，《中国文学》杂志上也不惜篇幅刊发了众多鲁迅译作，可惜已于2001年停办。

参照鲁迅模式，可考虑由张恨水研究会这样的半官方机构出资，聘请国内一流的译者翻译张恨水著作，然后或联系外文出版社对外出版，或出资扶持一批境外出版商出版。这类出版物不必过多地讲求经济效益，不仅要考虑国外普通受众的承受力，尽可能压低书价，还应积极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明显弊端，一是“送出去”的译本能否被接受，我们无法掌控，只能听候目标语国读者决定；二是运行成本相当高，资金保障难度较大。

3.2 老舍模式：境外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强力拉动

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掀起过两股“老舍热”，成立了日本老舍研究会，翻译老舍作品的队伍包括老中青几代人，《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小坡的生日》《骆驼祥子》等几十部老舍作品被译为日文出版，甚至推出10卷本的日文版《老舍小说全集》。据悉，日本大学中文系设有博士课程的有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茶水女子大学、东京都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二松学舍大学、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九洲大学、关西大学等等，并成立了拥有两千余名会员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等组织，翻译人才济济，老舍作品正是在这些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内一再变化为日文。

老舍作品在欧美同样拥有广大的读者。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前三百名的大学中，有18所美国大学、5所加拿大大学开设中国文学课程。美国还设立了老舍研究中心，创立了老舍研究网站。这些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华裔学者和本土学者积极推动了老舍英文译作的翻译出版，老舍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甚至入选美国大中学教材，最大限度地影响了美国青少年。法国东方学院中文系学生高峰时达到数千人，该校有对中国作家作品的需要，也拥有丰富的翻译人才，老舍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这里传遍法兰西的。

《译丛》创刊于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主办。该刊致力于面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有三百多位译入国译者为刊物提供译作，深受西方普通读者和研究者、汉学家推崇，传播效果极佳。《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字号》等老舍作品的译文均曾先后登上刊物。

综上所述，张恨水研究会应考虑与上述机构加强互动交流。这种运作模式尽管带有半官方色彩，但整体上属于商业行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可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境外相关机构推荐翻译不同的张恨水作品。前文对此已有叙述，不再赘言。

3.3 莫言模式：触“电”沾光且喜得贵人相助

1988年，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引起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也为莫言作品走向世界打开大门。

莫言小说的国际化，还得益于“中国近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1993年，这位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读到《红高粱家族》，不久便将试译本寄给美国企鹅出版公司和英国海尼曼出版公司，均得到出版。该作的翻译开启了葛浩文与莫言长达20年的合作关系，也成为莫言作品进入英文图书市场的一个开端。随后，葛浩文翻译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师傅越来越幽默》《生死疲劳》《变》《四十一炮》和《檀香刑》等8部莫言小说。而莫言作品也借助葛浩文的英文译本，被转译成法、德、意、西、俄、荷兰、挪威、瑞典、波兰、阿拉伯等多种语言并得以出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的译者。翻译不单单是语汇语言间的互相转换，它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和依据原作的一种审美再创造，赋予其第二次生命。译者的翻译水平、才情及文学修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原作能否被受众接纳。

民国至今，张恨水小说尽管一再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国内反响亦不错，却无一部在海外赢得良好的票房和高收视率，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许，即将开拍的《北雁南飞》能够实现突破。当然，更希望争取到葛浩文这样的实力派翻译家关注张恨水作品。拥有一种良好的英文译本，也就架设了通向其他语种译本的桥梁。

3.4新型译出模式：推出张恨水研究会官方网站外文版

网络媒体具有全球性、全天候、信息数据庞大、开放性强诸多优势，势必成为未来张恨水作品对外译介的重要渠道。改版后的张恨水研究会官方网站赢得了普遍好评，但目前网站网页仅有中文版。建议研究会在条件成熟之时，引进专门翻译人才，增设英文版、日文版网页，并逐步增加其他语种网页，向各国读者推介张恨水作品。对于小语种的翻译，可以邀请研究会的外籍会员参加，如埃及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讲师侯赛因•伊卜拉欣、韩国藉北京大学中心系博士生薛熹祯等人，可作为首选的译者。这些译者对祖国的文化、语言、翻译规范非常了解，能迎合目标语国读者的需求。

张恨水作品翻译及出版活动具有跨学科性和系统性，它恰恰验证了学者李越的论断：“成功的译介活动包括以下环境：选材、翻译过程、出版、销售、读者阅读、接受及影响。……最后两个环节是译介活动的最终目的，没有到达最终目的的译介活动是无效的、徒劳的。”[3]

注 释：

[1]解玺璋：《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恨水卷》，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年6月。

[2]刘士聪：《介绍一部中国散文经典译作——兼谈David Pollard的汉英翻译艺术》，《中国翻译》2005年第2期。

[3]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6月。

参考文献：

[1]曾广灿：《老舍研究纵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

[2]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6月。

[3]吴钧：《鲁迅翻译文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1月。

[4]陈漱渝：《鲁迅著作的外文译本》，选自《鲁迅版本书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

[5]徐传礼、董康成、徐泉：《张恨水与通俗文学研究》，香港新闻出版社，2010年12月。

[6]袁进：《小说奇才张恨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2月。

**作者简介：宋海东，武汉市黄陂区作协副主席。**